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九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十五

頌

皇太子受寶頌

臣某等敬覩

皇太子受寶於行帳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勅而庸異謂之予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太子以人文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繼

道園類稿卷之十五

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歸則推奉

聖兄謙居 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

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 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乎而仲尼之讚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意仲

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 聖代
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
學得脩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

皇儲文武聖明於赫

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旣明旣健神交意孚曾是
脩遠 帝載龍旂其行遲遲萬民俟來

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旒式好在原莫敢寧處
風雨孔時道無游塵肅肅變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

道員通卷十五

二

母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悅灤陽之京

世皇所營我母即安次于郊垆垆有豐章雨露旣渥
差嗣于牧繁纓濯濯

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群臣受詔奉寶來趣維時韞匱
龍光上燭

祖宗之傳景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卿雲隨之
五色景芒有親有尊有友有愛以承

武皇 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臣庶於
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旣壽以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先祿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
臣聞

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其爲禮必親
祀

上帝而尊

祖以配之所以明乎大寶之位傳受繼承之公至誠
而無妄者也粵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
親祀南郊前一日

大駕出次郊所天光低徊陽煦充達冰釋于澤風不
鳴條群臣駿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無爲致
思純一神物表見雲氣發輝五采郁紛彌綸會際人
神之感已兆于斯至乎望舒方中星緯環列太和磅
礴如時在春降玄水於方諸明燿火於紫陞奉常告
具侍中奏嚴玄裘廼御匏勺斯舉奠珪升燎
上帝臨饗有神光以致祥出景星以昭德熙事備成
坤乾曠暝乃還次于幄殿將迎暎於陽谷應龍嘘其
重潤若霧絢乎曾霄

天子又出次而拜貺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陳其說以贊休嘉

天子曰嘻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緒君臨兆人凡所以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越億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故感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時象園于穹因高于地稽古有作以事上帝昔我

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以質爲虔土宇闢章彌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禮弗愆赫赫

世祖百度咸秩

成廟繼志奠此郊域於皇

武考敬恭翼翼升配

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興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于文玉帛犧盛越席陶尊將命寔來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旣備惟我

天子聰明睿知曰惟事天匪躬莫致旣裸於廟又議饗帝自我踐祚于今三年雨暘若時稼穡庶蕃孰爲

貳獲神發其奸孰爲不庭服于師于衆賢在廷夙夜
濟濟入而陳規出則將美覈名以實總綱于紀
一人以寧萬國咸理升中于郊實惟其時載卜載諏
曰惟辛宜載祓載齋我將親祠無敢弗共在爾有司
大臣巖巖小臣閭閭執衛桓桓執禮循循黎民芸芸
衆神殷殷載嗟載咨載悅載欣惟

明天子與天爲一不饗亦臨不顯亦式矧茲來郊袞
冕佩舄躬酌躬薦上帝用格明星景光卿雲麗天
望之若遙顧依于壇當寒而暄陟降舒安行禮孔彰

天豈不言皇皇丕基明明

聖君億萬億年盛德日新以對于天以保于民稽首
作頌播之韶鈞

興學頌有序

維昔

世祖皇帝建元立極制度考文學校之法自
天子之都海內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先聖
先師學皆有舍以處師弟子負其在
天子之都統於丞相御史大夫佐之其在方伯連

之所治司憲蒞之其在郡縣者主以守令分憲行部者隨而察之

天子之學歲時有事于先聖先師三獻官皆命于天子祝辭曰

天子敬遣某官某非中書左右丞即參政也御史監祭如法其在外有司自方伯連帥守令惟其所在而致禮焉司憲者亦惟其所在而蒞之

天子之學用太牢其在外者用少牢其樂備八音以諸生肄之祭之大畧也其所以爲教者堯舜三代禮

樂之事易詩書春秋之文顏曾思孟之傳而周程張朱數君子者之所述非此道也莫敢于焉至元初始用許文正公教胄子蓋用程伯子之意聚才能而教之京師其成德則用之朝廷至爲輔相其次則布之郡國此其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均齊周徧而無間然也延祐中又念學於外者成才未甚見也設進士之科以收之推其所至帝王之爲治無過於斯矣方域廣遠歲月悠久有司文具以失其本旨者多矣有識之君子所以深感

祖宗之遺意而究心於幾微之間焉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之所於弗治則有司之咎也志慮散於視聽之游騁坐立惰於居處之恭嚴忽其書而不服於心曾輕其師而不信其成說悠悠其來望望其去居業者鮮矣夫祭者習射以觀德始得與焉君子蓋以得與於祭爲慶尊貴者憚於跪起之煩執事者苟於簡易之便安有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者乎龍興爲江西會府其民庶百萬爲士者十四五列郡屬縣仰觀而視則焉而近歲之弊無以逾於衆人也天相斯文於 聖世

天子之命吏其必有能興起而作新之者乎乃至正四年十有二月太中大夫肅政廉訪使張掖劉公沙刺班上之三日謁 先聖先師于大成殿禮也乃升講堂延見提學事教授諸學官躬問其所以教進弟子負以次升降而觀其容止進退喟然歎曰吾嘗聞之學校之爲教所以正人心人心正而風俗淳矣江南之俗不患乎文學之不工惟患乎風俗之不厚而有司之政非不能齊之以法也然法者末也其必以

學校爲本乎職教者發之以聖賢師友之傳而滌其
耳目薰染之舊申之以孝友忠信之實以致其安居
習業之工來游來觀無官府形勢之隔胥告胥訓不
越於家人父子之間吾意所存蓋有在於此者周行
講學之舍簡陋弗稱命憲史阿里沙督有司治之即
日治中孟舉率其屬而從事凡役則副提學劉謙教
授夏溥皆親臨之講堂前齋舍六列於東西凡齋爲
屋三間講授之所也深廣容席可以習禮朽壤甃甃
上下堅緻盡徹其南以容光加踈櫺焉弟子之列施

木榻于東西壁下書冊筆研之具橫其前師居其中
坐深而容凡棟楹戶牖與諸用物坐具髹漆之飾玄
黃朱堊各適其宜逾月而畢工又時其飲食而親嘗
之學者進退可以修容講習可以安居矣於是分小
學循序不敢躡等大人之學五經各師朝夕授業而
傳之課其成藝以觀其所就公時至學親與諸生講
論經義誘導勸獎不憚身爲之師其必欲人才之成
風俗之化一發於誠而無僞也蓋公至之一月中順
大夫憲使覃懷李公守仁繼至凡公之所爲若出於

已有同德而無間言也李公日記有之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公之爲教備矣予請爲息游之助焉昔夫子彈琴於杏壇之上而從游者在焉講堂之庭六齋之間築臺三級而種杏焉以象夫子之所居瞻焉如見聖人之容思焉而尋聖人之樂而二公之所以相成者蓋如此也李公之謁廟也見齋宮不稱偏隘無所容乃更爲東西齋別爲新門出泮池左以通往來比八月成就凡憲司之意副使寧夏脫脫公僉

事益都郝公源范陽張公珪先後之所共成其終始贊之者經歷東平司君允德知事河中張君汝遴也蓋一時皆文學之士又多出於成均是以能若是也常歲春秋上丁之祀行省憲司官皆至郡縣吏設行幕華以文繡盛以几席皆假諸民間而用之以備齋宿之次鼎俎既設執事在位郡監守率諸生從吏列三獻之位將行事焉則贊者引省憲官入廟門北面再拜而退有司始行事焉是月六日丁亥提學官教授以常例請二公之意素定於是劉公乃言曰聖人有

言吾不與祭如不祭乃使告於省臣之來與祭者參知政事遂只兒曰方伯之寄甚重國家大事而弗親之懼失委任之意如何參政曰廉使有言敢不敬從於是參政爲初獻劉公爲亞獻龍興路達魯花赤魯吾兒海牙爲終獻其分奠十哲從祀則蒙古學提舉暗都刺儒學副提舉曠郡教授溥郡錄事者李廉以前進士與糾儀官則行省左右司都事劉貞憲司知事張汝遴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蓋庶幾焉賜昨後三日儒學教授以奉議大夫儒學提舉范雁具

始末走臨川而告於集曰斯文之盛昉見於吾江右可以風示於四方可以貽則於來世風俗之化人才之興所以輔成聖化於今日者蓋在於此請爲文以刻諸石集受而嘆曰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諸君子承 皇上之德求治教之本而盡心焉齊明盛服以成一獻之禮非積誠之感其孰能有與於斯乎頌聲之興蓋不可已也乃次第之以爲興學頌其辭曰皇建民極郡縣萬國置學立師遐邇如一睠茲東南山界川畫鎮以匡廬浸以匯澤其人衣冠其食稼穡

詩書藝文棟宇布帛牛羊魚鼈篠簜抽橘社以豫章
會府攸宅島夷方來貢賦之出文從武隨鬼神寧謐
監以司憲治以方伯富庶而教聖度王則巍巍
素王袞冕圭鬲門人侑之與享從食通祀之尊
天子嘉錫維我臣庶罔敢不服皇皇有宮自古在昔
教我育我 天子之德士沃歲豐以恬以息靡靡城
闕藐藐几席事墮故常孰與昂激皇十三載至正序
曆濟濟盈庭卿相公辟刑措兵偃端拱恭默史進殷
監簡策金石躬秉周禮郊丘宗祏治化之本百吏承式

繡衣持節湖江爰即司憲之監侃侃張掖佩服仁義
好是正直彌縫淳風平氣正色覃懷靖共明恕禮律
託茲歲寒質兼松柏副嚴僉明白西自北成均俊良
執法慎擇來佐論議醞藉明白張掖乃至集思慮益
來觀宮墻黌舍秩秩三以成列左張右闢高明以容
丹牖有爽史授之簡郡相其役先生設教弟子受職
象勺舞夏不僭不忒詩書執禮春秋周易伊洛緒言
許賚朱述異端蕭條華藻攘斥父子昆弟各踐其實
張掖至止不嗟以懌平易近民漸漬融液覃懷曰喜

亦既勞飭爲壇于庭嘉樹環植可以詠歌可以琴瑟
從容降升觀彼有得惟時官司道以正率匪謙及溥
先以齊慄八月丁亥不占而吉鍾磬旣懸鼎鼎旣滌
明衣齋廬齋廬有赫百職具在恪共朝夕觀德與祭
不譁以惕憲詔相臣方伯肇域禮樂刑政民人社稷
薦國常事名在祝冊敢筮敢宿嘉薦來適伯謀郎署
憲言孔碩齊明承祀垂紳正笏顛顛昂昂于于翼翼
精明昭回歆動洋溢凡民有心動植維物無感不應
有達無嗇神曰賜胙百拜受福伯曰維憲時乃嘉績

天子萬里顧釋憂惻士無惰游民無捐瘠老安少懷
作息帝力放乎四鄰風動雲釋君子壽豈子孫千
億輿頌之興浩不可抑瞽史陳之以示無斁

贊

趙平章畫象贊應制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爲爵位
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貌而
致美於形容焉於顯顯昂昂如圭如璋又曰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勲門將胄篤尚儒業

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
世祖皇帝始爲御史風采蕭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
踐揚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勲庸書旂常天下
謂之名臣

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
彌固夷險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
論者以爲清嚴似楊綰淵通似李泌周緻似姚崇剴
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構禍蹈機穽而不爲之動則漢
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

至順元年五月甲子

今上皇帝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爲之贊
臣少嘗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

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肅肅魯公泰山巖巖剛毅直方爲國之監有言有猷
以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

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 上帝耆
之俾佐天子底定綏輯彌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
紳凜然秋霜煦兮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 天子

萬年景命有僕

蘊能羅漢圖贊應制

有寶其寶破怪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
天清海平神先赫然萬國永寧

趙中丞畫像贊應制

天曆庚午孟夏初吉

聖天子以為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從功臣爰致左
右踐敷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用肅具
瞻親御翰墨書勅其士識以寶璽而命臣集述贊

焉臣惟公之事上也請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
以謀猷之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惓惓為愛君體國
之意其見於儀形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
曰

肅肅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

聖皇御天法度章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

世祖最重斯職

列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必信必親
庶尹則諧惟今趙公簡在素既勤其躬亦衡其慮

天子有行鞭弭櫜鞬 天子正統襄贊周旋温温其儀侃侃其色珮玉舒遲前席密勿歷階中書時清致平乃肅風紀以贊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 天子萬年大臣相之九叙惟歌無以尚之

韓普公土星像贊應 制

猗黃靈填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朱旂揚招八風乘天田入紫宮命司嗇錫九農鳴塊桴年屢豐

吳宗師畫像贊應 制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已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於公卿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高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祠黃石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當時之名導冲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贊于体明者乎

御馬玉雲驥圖贊應 制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

之爲象兼焉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
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
殆不足云我 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
風焱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
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駟而在朝樂
彼超驥內而肅肅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
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

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驥
出焉蓋神駿之猶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

雲立仗羣趨却立九重之虛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
凡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
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
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時遭逢鑿賞不有其
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

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
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玄文五聚
黼黻厥身粲若負圖猶龍有神

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垂天嘘雲耀日爰勅繪素
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鶴贊應 制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
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

皇帝聖旨

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脩羅天大
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以青詞
入謁內廷請署

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鼓吹
導自禁籞歷于曾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
靈光發舒將至乎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
羽蓋雜華霧以繽紛法曲繞旌霓而高亮百官在列
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唳長鳴去人
尋丈若羣真之並駕從列聖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
而止衆目瞻覩驚歎神異醮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
苗君某 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深達
皇宸致感玄徵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 兩宮至

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
事是故玄裳縞衣羽翼乍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
遙聞於九天老臣奉

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于明應則

上帝之所以報 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
蘭溪等不敢隱其事繪圖以聞傳 旨國史臣集書
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上至真飛行虛無不
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橫四海而覽輝
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格

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
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
常徐琰見諸贊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

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

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微之感同符

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 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
愛物之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

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
明明天子昭事上帝肅肅在宮齊聖無二乃睠殊庭

神明所都嘉徵瑞圖此與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
羽衣持節致我忱禱綠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
百靈與俱倬彼雲漢有飛者羽如雪映空載翔載舞
乃占道書是爲貞符聖神鑒臨其來舒舒降休隕祉
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梅邊贊

武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林應瑞得
文皇所賜梅邊字以告史臣集述以贊云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間遠邇顧瞻海邦

波濤不驚上際於天晨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
維皇念之厥有殊錫維南嘉禾梅作其花冰雪之英
炫於朝霞昔者其曾有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此爲雅
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折衷群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
書冊左右豈第君子天錫眉壽

曾子學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時繁乎

日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侃致用兮儼然而若思
緊豈弟之君子庶人文兮在茲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蒼然松栢之堅貞縝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
風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逢

聖明而特起紬往哲之緒言貫聲文而同理造膝乎
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
以踰紀謙自牧以立誠勇有爲於信史受深知於
明主曰嘉遯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佇嘉言之來啓

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高知止著龜宗社之先
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以爲期儼丹青之綏履

蘇子寧畫像贊

偉哉蘇君曰子寧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
者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爲
謹於思慮有所不語以詩書爲業而不虛不踈以法
令爲師而不深不固此所以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
畫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故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公姓幹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
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
爲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
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
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爲
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像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
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
其迹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
殿及廡

皇元至元間公之會在雲南廉訪使道明奉

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欹歎流涕不能
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荆王脩廟學盡撤其
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曲籤玉倫徒嘗
以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爲僚焉間來告
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
學之像僅存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日不亦悲夫先
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
乃爲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
蚤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
顧瞻學宮遺像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
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
世之樂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徧歷諸方年四
十餘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閩粵間大山藪林草屋石
室蕭然獨居宴坐定息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癘水

旱殃怪之屬強起之亦欣然往應如其禱而無所爲
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識其爲二三百
歲人人扣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曰海岸
有草與子採之鬻頰立成黃金先生笑而不受它日
又曰行吾所能壽千百歲不足爲多吾久擇人授之
無如子者先生又不受僧嘆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
器者予聞諸莆田陳衆仲者如此至順二年聞有天
根子北游醫無閭之山訪其友薊子訓之徒予解后
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之說得其言而次第之

作天根子贊贊曰

確乎其乾墮乎其坤氣聲軋摩管霸吐吞孰詰其橐
爲此翕闢徃禪來續生以不息君子湛默求端於初
視聽內收返旋中虛巍巍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
以及萬物譬之於龍斂微保冲繇繇來升體完用充
出入百爲私智妄作歸求有得不矜不忤無以喻之
命曰天根形銷名亡獨此之存迺繇金華去之海上
神明恬愉玩此無象瑶琴翠蕤枝葉扶疏靈風鬱迴
光儀發舒累累重山日出醴露茂育無方以長終古
容之出水

謝靈運小像贊

吳興公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
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鑒
照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
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公遺像贊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
是棄諸孤廿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
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跡先覺歷患難而
心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

時競而道彌崇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
盛德之容恂恂與與知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自贊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
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歆乎未能至
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
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
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
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又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
真之軼駕白雪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
聊采靈芝以遺遠者

孝女贊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
以冶之曰金谿場寶曆乙巳銀絕而冶廢宋開寶初
始置縣云冶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
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蒞冶事銀既無所

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雜烹之卒
無所得縛祐榜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
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黃慄上其事撫
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
祠之

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
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
子縣丞吳瑾作新祠于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
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 詔祠在祀典者則

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
虞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瑩瑩二女
哀其所天力不能拯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
民以永寧無愧血食

吳興公書忠孝二表贊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遇蹇蹇正辭君子小人
興衰之辨凡厥有邦可以觀善代有文臣進思盡忠
爰致筆諫寫爲屏風考文取義集思廣益遊藝之美

傳世無斁

侃侃郎署蜀漢遺臣報德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
求我遐僻懇懇陳情以謝徵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
教孝教忠百世同尚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瞻
寔勞我思

諸葛武侯贊

春秋所書出於義戰渭上雜耕東面西怨正名行法
王道斯在肅肅儀刑俯仰千載

劉伯溫畫像贊

皇海宇之曠古持盈成於悠久六合同其清明羣獻
發其靈秀睠舊家於虎衛得貴遊之清胄服禮義以
在躬信遺經而深究倡斯文以變俗達良才於豪右
過庭見聞之壯形勝經營之舊踐出官於御史遂屢
遷於藩部視繭絲而哀矜夜宣室而歸奏執簡筆削
之功持節湖江之轅大興學以成化蒙稽古之三復
深有黃河之源高有雪山之阜樂君子之多儀望繡
裳兮來覲

李重山畫像贊

道園類集十五

二十七

維伊洛之舊家宅覃懷而來食會河山之輝潤篤生
材於邦國旣主靜而成已又直方而爲德峻極天而
不動屹蒼蒼之正色昔中臺之進賢托文史於秉直
幕畫伸以婉婉廷諍見其翼翼蚤適燕而踰漢踐荆
揚之方域輶七駕以彌尊履星辰而上陟感承慶之
有自致愛慤之罔極詠清英於高潔表勁節於楨植
觀盛服之在容稽古訓而時式錫君子之麋壽尚儀
圖於衮職

李君讓畫像贊

國家之有事于社宗廟參用前代禮樂服法服御
史冠有牙綬碧色先祀三日百執事受誓戒其辭曰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御史實莅之至正癸未八月祀
社稷日用戊河東李君讓氏服其服而監察焉畫史
繪其象以傳御史持節副憲廣右桂林大守前進士
元光祖顧瞻而歎曰

朝廷歲有常祀監察有常職而李公獨以衣冠傳何
也其行不愧於神明其誠素孚於上下是以抑抑威
儀維民之則者乎乃與其吏民曰幸哉遠人有以觀

於廟朝之禮容也撫其御史時所行事以著於篇蓋
審獄薦賢斥姦邪存憲度者十餘事徵諸此則可以
信其形容矣乃爲之述贊曰

於肅御史盛服在躬于稷于社莅其報崇御史允孝
服其母教瑩瑩立身苦節厲操決錄滯寃去邪如流
薦賢于

朝不比以周輶車言言來即南服風塵不興日月旁
燭袞衣繡裳薄言還歸徘徊雲霄遠人具依

郝淵甫畫像贊

孝有以顯其親而積德之效著友有以成其家而尚
義之門興貞如松柏者守己之固諒如金石者執德
之弘公廓然而順應勤不息以成能端如拾表以視
景潔如秋水之凝冰此吾淵甫之所自信而定論於
輪魁中丞者也用能三歷憲府風節愈久而愈厲晚
寄民社聞望以時而俱升

天子用老視民所稱來咨來詢爲國壽朋

玄帝畫像贊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

衣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乃夢天人
被髮跣足玄衣寶劍坐臨崖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
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輝心目如聞教言
知子誠篤爾善繪事進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
審而傳之與世瞻矚傍有介士玉板金籙曰帝告汝
錫爾榮祿冉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彩徧室
取火亟寫神運掌握豪分無失三十其幅丹青旣成
齋戒韞匱有當受授先事穆十而其秘夢初不以告

晚有相師泚其玄躅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
潔以薰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王有得之者昭事母瀆
上帝臨女介爾景福

宰淵微先生畫像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
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
以濯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
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靜明齋贊

外物不接內欲不起碧空澄渾明月秋水

橐駝贊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其居其康輯乘為郭有服維駝
礪肉載嶠毳旃帷房脩輶輦鞞軋軋千里載泉于橐
黃頭羔裘騎引顧却人習見聞 聖獨有作深宮穆
清思詔勤約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績稷于邠式
廓裹餼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大象贊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條華鏤錫路車是服維 皇在

輿游目於式任重持安眠力知德燕閒以思寫之凡
裕天章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微勞尚軫宸臆師武臣
能有不察識若稽庖犧受圖布畫遠取不遺以啓神
易擬茲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右二畫皆泰定內殿白描也監察御史忽禮台
得之以示史臣集而述贊云

黃羊尾毛筆贊有序

萬物之類甚多而草木飛走性情形體盡之矣天生
之地成之人用之天地生成萬物之類以脩萬事之

用人得而用之所以參乎天地而貴於物也伏羲因
圖而有畫神禹錫疇而有書而聿之用始矣聿之以
竹者加竹以別之傳之以毛而筆之用曰廣草木之
枝條飛走之羽毛凡可爲聿之用者無不效其材矣
西北之境有黃羊焉玉食之珍品也西夏之人有取
其尾之毫以爲筆者歲久亡其法張掖劉公伯溫嘗
命筆工之精技作而用之果稱佳妙其修史著廷蓋
嘗用之中朝文學之士咸爲之賦而伯循廷心伯敷
又稱傑作於一時者也公廉于江西亦以告予惜乎

毫矣不能及諸君子之盛姑述之以贊云

古史操聿圖畫文字屬毛就濡轉便分隸爰歷凡將
奇觴快意名書之家世資精技毛翰須鬣隨取鉅利
觀象允澤角趾其類非麕非麋黃以爲異飲雪于池
茹豐于汜獸人効鮮鼎食之貴生而善馳射不容羿
趨風不回毋踐後寔冰霜勁強末穎全銳治擇約束
工嘆未試筠管犀弣妙絕當世維時天祿校書更歲
日書萬言其用不匱

聖明幾暇書法游藝繅藉以進發揮文思雲漢昭回
海岳衣被吁嗟豐美日薦厚味俎几之餘近以微棄
矧是草野誰錄其細紀功旂常載事纂記增光日星
摹寫天地一寸之弱莫究其至況乎俊髦濟濟可致
立賢無方君子之志

晉王文學秋巖陳真人畫像贊

雲雷風霆揮翰縱橫瓦礫金甌嬰孺公卿承命帝子
爰記聖作師友之間蛟騰豹躍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十五

雍虞先生道園類彙卷之十六

序

皇圖大訓序應制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以脩德爲治之事嘗進說於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丞旨榮祿大夫知經筵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都魯迷失潤譯以國語者也天曆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學又創藝文監

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關係於治教者以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爲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旣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乃勅臣集爲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眞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實者弗考於古訓故也爲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旨意爲敬則以承奉䟽節爲忠不知古學以

至於此爲之君者獨何利哉今天子以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徧知其說使不至徒徇細人之愛爲具臣之事而已也於乎聖心所在如天日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飲膳正要序應制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

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旦暮有恒則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李蘭笑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昔

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聖心溥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中宮命留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摹印以徧賜臣下於乎推

一已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已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 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爲心而爲生民立命者蓋如此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應 制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叡知之資臨御宇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時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旣叙盛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

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恒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太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效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二十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右丞臣撒迪太禧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相與詳定進 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金製藥開局以施萬民之疾苦者十月二十二日臣金界奴至

學士院奉宣 聖旨命臣集議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於民也其爲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爲之謹禮讓治砥礪以救扎瘥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 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所以爲我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經世大典序錄應 制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慕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類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 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求則迺天曆二年冬有 旨命奎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萃國朝故實之文作爲成書賜名 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之太師丞相答剌罕太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

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璘帖木兒奎章大學士
臣忽都魯篤爾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
迪奎章閣大學士太禧宗裡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
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來並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
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
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
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
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
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夔夔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

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
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
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
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史牘之
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
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
作帝號第一

祖宗勲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
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

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
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
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
古者未有人民貢賦國用繫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
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
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
政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
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
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

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
凡見聞非廣或踈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
虞諒其具橐之誠實欲更求正正疎略之罪所不敢
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後
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
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

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 國家萬萬年之
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 國初
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僧脩重推

纂述之初猷實出 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
以廩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
渥 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寮貪冒恩私不稱 旨意
下情兢懼之至惟 陛下矜而怒之謹序

臺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
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
庶親疎而等殺之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
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

未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
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
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
矣漢初群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民
庶降爲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沒
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
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
有譜謀官有簿狀婚姻選舉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
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

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
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
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
橐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
錄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
而不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
董父者以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爲
氏其在橐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離
亂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
者世別而脩書之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錄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
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
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
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
守者三世及我兵攻擊昌則金亡已三世矣汪氏猶
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
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濶端以自歸

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儼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旣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謀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模以傳于世諡諸太史大史虞集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以爲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集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補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祇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羅各極一時

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矣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葑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祕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湛民間尚多不及俚數而集不及知者亦多也葑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真爲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集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集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集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爲相歐

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
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
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
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爲有盛德脩福之人則可以爲
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
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
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
元倫魁以下蓋略焉將敘而錄之鄉先生傅季謨甫
謂淳曰雍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敘之是以來告集

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
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莆田陳衆仲慶曆從官故家
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
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
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鄭州者也
出譜謀敘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
至白石村拜墓驪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
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
御史何人淳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

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沒爲懼而輯錄之思厚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尚鑒茲哉

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遙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以爲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曾得其譜系而敘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八子

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三而沒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敘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嘗以職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竇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爲貴官於國朝傳系

可徵而譜謀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爲御史來求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曾魯公司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見內附以來邈乎無所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臺者至泉南以世嗣求拜其家廟者慶曆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爲余云而今亦不可攷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嘗

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爲釋氏若師吉者凜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桐木韓氏之譜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爲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

疇江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
秦初以為鄰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
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汗漫浩蕩之才蓋傷乎大
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後世詩人深於
怨者多工長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
浪者不能有所返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慾淡泊思
慮安靜最為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所以達其才庶
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胡生師遠詩集外無世

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感其發辭摠思殊有飄凌雲之
風焉自方外之說論之殆若宿有仙才積習不昧者不
然何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間哉夫君子
之為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
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者其孫行如山之
固而確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
不濟故水非徒清之謂也子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進
如此則詞人之平哉

夏氏全史提要編序

全史提要編者元故昭文館大學士廣信夏公希賢之所作也公本儒家在故宋時以詞賦名於鄉宋亡律賦之學廢公居山間以學問自娛無意於人世也而子文濟文泳皆有文學知名禁林文濟歷官中外佐郡臨川以太常致仕文泳習黃老之言以玄教侍中四五十年而公高隱不起延祐戊午年卒於家是編成於元貞甲午其自序曰學者不可以不知古今也吾嘗編取諸史而閱之去其繁冗而舉其要以成此

編千數百年之間治道之得失人物之載否欲觀其詳於某朝某事者即此而知其所在則無汗漫之憂矣吾子孫不廢學故必示之非敢以為與衆共之也書成之五十二年太常自其家命其家國子生成善持示集於臨川山中使題之以辭集受觀而作曰昔仰子著皇極經世篇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而十二萬五千之數具焉天道之運行人事之遷變消息盈虛之幾微因革損益之大故可得而觀矣自帝堯甲辰之後始有史可書者蓋已前伏羲神農黃

帝仲尼之所嘗言者其事可得而知其歲月不可待
而紀也卽氏得伏羲之學而有事可紀自堯始者以
其歲月可知也公之書自伏羲以來傍取諸書而備
載其年數則亦詳矣卽氏書事止於宋興寧而公之
書訖於宋滅誠有良史之志耶仲尼曰吾猶及史之
聞文今亡矣夫讀公之書則知刪定繫作之意有不
勝其感者矣乃書其後而復之

送夏成善北學胄監序

昔

世祖皇帝立胄監以教貴臣家近之才後以其學成
而進用之易也天下秀異之士亦從而興焉是以一
時宰輔卿大夫沛然濟濟於朝矣其所以爲天下國
家之慮者至切也昔程伯子嘗言博學具能而教之太
學取其賢才以備朝廷之用餘者散布州縣以其學
問出於一原而無雜學之間賢者行之中人以下可
企而及然伯子之言時君不能用也

世祖皇帝天縱聰明成均之舉實出獨斷而
列聖守之

今上皇帝嘉惠斯文命一相以自輔又擇丞弼以佐之而皆自成均出

世皇之意益彰著於今日矣四方萬國有一民不與被其澤者乎於斯時也吾友人致政奉常其君方遣其子成善鼓篋於賢閔使來取別乃告之曰國家之所以樂得英才者誠欲寄以生民之命也任者不知學則視汙隆以為勤怠竊僥倖以便利欲志不在民將馬用之夫御馬者齒力不齊操縱失所雖心勞力疲而不稱善御者不知馬也故也所貴乎為導者則

類聚卷十六

十七

思盡其誠之道而已矣誠則不中不遠學則有以辯其是非察其過不及焉此出乎成均者非常人之可及也不然六館之設豈直為士子一資一級之地乎列槐之庭予嘗從事焉去之雖久故舊豈無在者試以肩言言謂之則必有以告子者賦詩以送之其辭曰春服初成可浴沂辭親遠去涉王畿太常正有交游舊退老空慚鬢髮稀何日袖中呈舊簡勿令窓下斷寒機杏花一色春千里駿馬天邊早賦歸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

